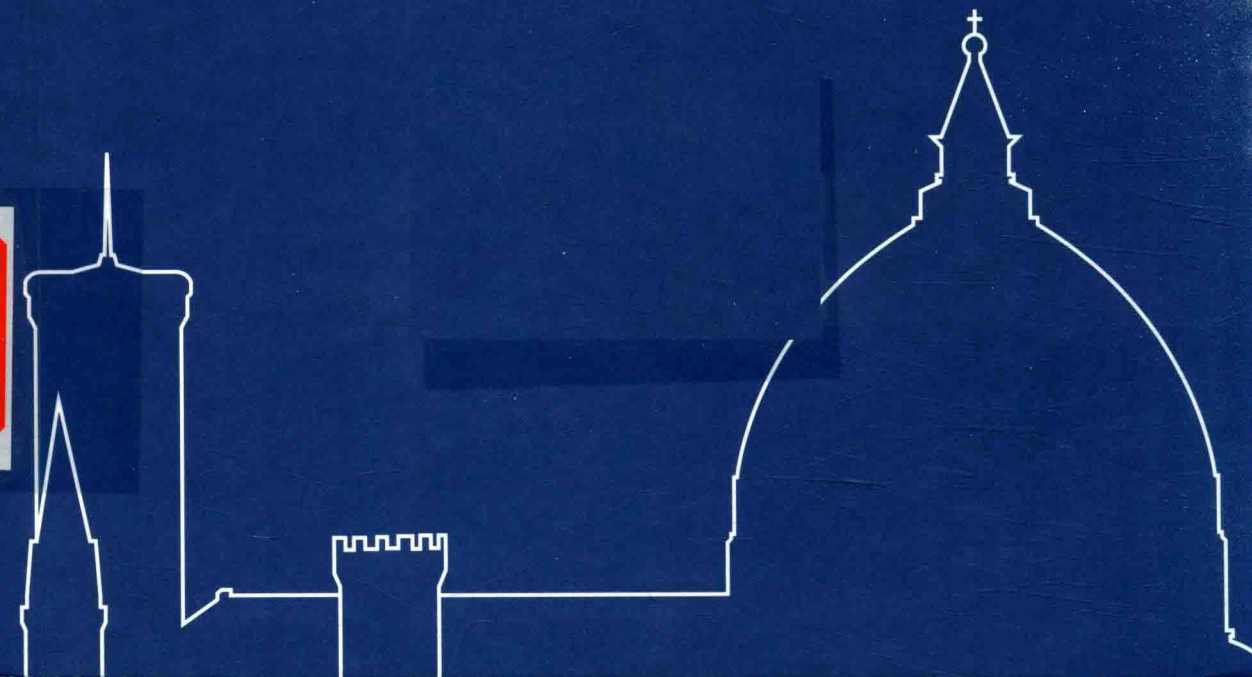


WILLIAM
SHAKESPEARE

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 莎士比亚戏剧解读

—— 倪萍·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A752009）最终成果

WILLIAM
SHAKESPEARE

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 莎士比亚戏剧解读

倪萍·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解读 / 倪萍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305-10976-8

I. ①宗… II. ①倪… III. ①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戏剧文学评论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936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宗教改革历史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解读

著 者 倪 萍

责任编辑 经 晶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186 千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976-8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 CONTENTS |

- 第一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生者与死者 / 001
- 第二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使与魔鬼 / 024
- 第三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罪与巫术 / 052
- 第四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爱情与救赎 / 070
- 第五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与反修道主义 / 082
- 第六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与反清教主义 / 104
- 第七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种族政治神学 / 126
- 第八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君权观 / 147
- 第九章 |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意观 / 172

第一章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生者与死者

在《亨利六世》《理查三世》《麦克白》等莎士比亚戏剧中，均出现了死者的亡魂形象。尤其是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父亲的亡魂对全剧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类亡魂形象显然与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本章着重探讨以《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为代表的此类死者形象在新教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文化内涵。作为炼狱中的亡魂，《哈姆莱特》中的鬼魂显然隶属于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文化语境中，该剧中的鬼魂要求的重点不是为其复仇，而是记着它。该剧通过鬼魂的命运揭示出否定炼狱教义以及相关习俗和仪式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的破坏。与此同时，哈姆莱特艰难坎坷的复仇过程则反映出早期现代英国在重塑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时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宗教改革之路。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不少学者就《哈姆莱特》中的鬼魂的身份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令学者们困惑不解的是，该鬼魂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在炼狱中洗罪的善良的亡魂，一方面却又提出有悖于基督教伦理原则的复仇要求；争论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炼狱中的亡魂还是地狱中的魔鬼，抑或是来自异教世界的亡灵？^① 此鬼魂身上的异教色彩主要源于莎士比亚对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的悲剧中的渴望复仇的鬼魂形象的模仿，然而这层异教色彩仅仅是披在此鬼

^① 详见 Paul N. Siegel, “‘Hamlet, Revenge!’: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Stanley Wells ed., *Shakespeare Surv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1-22。

魂身上的一件外衣而已。与塞内加剧作中的鬼魂相仿的是，它要求哈姆莱特为自己复仇；然而在与哈姆莱特分别时它的要求又突然变为：“哈姆莱特，记着我。”（一幕五场）^①当它在王后的寝宫内再次向哈姆莱特显现时，所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复仇，而是“不要忘记”（三幕四场）。其炼狱中的亡魂的身份提醒我们，此鬼魂想要真正表达的愿望并非复仇，而是被纪念；它的焦虑不安缘于它正在被生者淡忘。正因为如此，当鬼魂离去时，它的吩咐留给哈姆莱特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记着它：“记着你！是的，你可怜的亡魂，当记忆不曾从我这混乱的头脑里消失的时候，我会记着你的。记着你！”（一幕五场）鬼魂向哈姆莱特所提出的要求是推动《哈姆莱特》剧情发展的原动力，故而如何诠释鬼魂的话语是理解该剧的关键所在。内尔指出，《哈姆莱特》是一出由一个“其最为强烈的情感乃是惧怕被遗忘”的亡魂所支配的戏剧。^②然而只有将鬼魂的吩咐置于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宗教文化背景中进行解读，我们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它所渴望的纪念以及它所惧怕的忘却的真正内涵。此外，若能进一步考察否定炼狱教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旨在纪念死者的天主教仪式和习俗的破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的崩溃，那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哈姆莱特》中的鬼魂的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根源，并进而理解哈姆莱特在执行鬼魂的命令的过程中为何会显得如此的犹豫不决和力不从心。哈姆莱特的复仇之路既反映出英国的宗教改革对天主教文化传统的破坏，也揭示出这场改革自身在重塑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时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过程。

《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声称自己来自炼狱，“因为生前孽障未尽，……必须

① 本书的莎士比亚作品引文均出自朱生豪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沈林校，译林出版社，1998年。后文出自莎剧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剧及幕次和场次，不再另注。

② Michael Neill, *Issues of Death: Mortality and Identit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Trag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6.

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一幕五场)。此番话语表明它属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文化语境中的亡魂。按照该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宣扬的宗教观念,大多数基督徒在死去之后不能立即进入天国,而是必须在炼狱中洗涤他们生前的罪恶。近代欧洲宗教改革者声称炼狱是罗马教会的凭空杜撰,其理由是:首先,它缺少《圣经》依据;其次,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中也很难发现有关炼狱的详尽论述。历史学家戈夫在研究了相关资料之后宣称:“最早在 1170 年之前,炼狱并不存在。”^①1274 年的里昂会议和 1439 年的佛罗伦萨会议正式界定了炼狱的基本神学原理,并规定减轻炼狱中的亡灵的痛苦的方法包括为死者祷告、做弥撒以及向教会捐赠财物,等等。^② 这些旨在帮助死者早日进入天国的善功被统称为“代祷”(suffrages),它们实则属于一种需要由死者亲属用金钱向教会购买的特殊“商品”,其极端表现形式即是中世纪晚期罗马教会向信徒兜售的赎罪券。炼狱教义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仪式和习俗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此历史阶段欧洲社会中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语境中,记住死者并不仅仅意味着死者生前的形象和事迹被保存于生者的记忆当中,它更是特指生者为死者提供专门的代祷服务。16 世纪早期的英国各地区的死者遗嘱表明,该时期大多数濒临死亡的英国人希望神职人员在其死后为其祷告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或者更久;此外,他们还要求为其做连续 30 天的追思弥撒(trental)。^③ 格林布拉特指出,炼狱的存在使生者得以继续与死者保持一种并非仅仅依靠回忆维系着的活生生的关系,因为后者的亡魂需要生者提供帮助;^④因此炼狱“使死者能够不完全死去——不像居留在地狱或天堂中的亡魂那样全然地逝去、消失、完结”^⑤。马歇尔指出,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中,死者“是一种活跃的、间或具有控制力的社会性的存在”;其向生者所提出的

① 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Purgato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5.

②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

③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20.

④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

⑤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7.

纪念它们的要求影响了包括宗教和经济等因素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①此外,天主教的神学观念使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互惠互利的性质:炼狱中的亡魂从生者所提供的代祷中获益匪浅;作为回报,这些亡魂在升入天国之后将会以为生者祷告的方式帮助后者获得永福。^②总之,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世界中,生者与死者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共存于一个由基督教信仰所构建的社会共同体中,彼此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并肩同行。

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中,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上述关系模式已经招致严重的破坏。令《哈姆莱特》中的鬼魂感到愤慨的是,克劳狄斯不但谋害了它的性命,而且“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以前,就一无准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一幕五场)。鬼魂在此所提及的临终涂膏礼正是天主教的七项圣礼之一——死者临终之前所领受的终傅。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徒普遍相信,此项圣礼具有缩短死者的亡魂将来在炼狱中的受苦时间的功效,因为“终傅就是对那些将近死亡的信徒藉着膏抹圣油和神父的祈祷来领受特别的恩典,并靠赖神的怜悯抵挡魔鬼最后的攻击与试探”^③。中世纪的作者所记载的重返人间的炼狱中的亡魂的遭遇大多与《哈姆莱特》中的鬼魂极为相似,即它们要么生前没有领受终傅,要么死后未能享有完备的葬礼仪式或代祷;它们返回世间向生者显现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后者吁求帮助:它们需要生者以代祷的方式来减轻它们在炼狱中所忍受的痛苦。^④与这些不幸的亡魂一样,《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因为生前被剥夺了领受终傅仪式的机会而在炼狱中遭受可怕的刑罚。如若结合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文化语境来阐释此鬼魂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意义,那么诸如“哈姆莱特,记着我”之类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表明死者希望“长久地活在生者的记忆当中”,它也意味着死者希望“尤其在祷告中被记住,而这种祷告被

①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p.309 - 310。

②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44。

③ 伯克富:《基督教教义史》,赵中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④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p.16 - 17。

相信具有将死者的灵魂从炼狱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的功效”。^① 如果说生者是通过为死者代祷的方式来纪念后者的话,那么当这种代祷停止时,那就意味着死者已经被生者遗忘。哈姆莱特本人似乎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来理解鬼魂在其吩咐中所言及的纪念与忘却的内涵的。在戏班子即将开演之前,哈姆莱特对奥菲利娅说:“您瞧,我的母亲多么高兴,我的父亲还不过死了两个钟头。”当奥菲利娅提醒他“不,已经四个月了,殿下”时,他则回答说:“这么久了吗? 哎哟,那么让魔鬼去穿孝服吧,我可要做一身貂皮的新衣啦。天啊! 死了两个月,还没有把他忘记吗? 那么也许一个大人物死了以后,对他的记忆还可以保持半年之久;可是凭着圣母起誓,他必须造下几所教堂,否则他就要跟那被遗弃的木马一样,没有人再会想念他了。”(三幕二场)正如哈姆莱特所言,中世纪晚期的“大人物”为确保自己死后能够长久地被生者记住而不得不“造下几所教堂”。当时的教会为死者举行的追思弥撒的费用十分高昂,一些显贵人物为了确保神职人员在其死后能够每日为其做弥撒,往往会在生前出资建造附属于教会礼拜堂的小教堂。^②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按照中世纪晚期的相关天主教习俗来理解《哈姆莱特》中的生者对死者的“想念”与“忘记”。故此一些西方评论家将鬼魂那夹杂着复仇的欲念与被纪念的愿望的古怪命令视作为其提供代祷的委婉请求。而对于哈姆莱特来说,“复仇是一种为死者所做的祷告”^③;“如何最好地实行复仇”这一问题等同于如何通过“减轻在来世中分配给已故国王的暂时的重罚”来“有效地记着他的父亲”。^④

《哈姆莱特》的故事背景是中世纪的丹麦宫廷,然而正如波姆林所说,该剧中的很多象征源自对于天主教临终圣礼在新教世界中的丧失的深思。^⑤ 路

① David Scott Kastan, *A Will to Believe: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27.

②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21.

③ John E. Curran JR, *Hamlet, Protestantism, and the Mourning of Contingenc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81.

④ John E. Curran JR, *Hamlet, Protestantism, and the Mourning of Contingency*, p.91.

⑤ 详见 James S. Baumlin, *Theologies of Language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2, p.57.

德等宗教改革者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并否认包括终傅在内的其余天主教圣礼的宗教意义;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之关于圣礼的第二十五条信纲同样仅承认洗礼和圣餐礼的神圣性,并宣称其余五项天主教圣礼缺少《圣经》依据。此外,路德等宗教改革者宣称炼狱是违背《圣经》的凭空捏造,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之关于炼狱的第二十二条信纲也重复了类似的观点。波姆林据此指出鬼魂的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根源: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中的相关规定既否定了老哈姆莱特生前所渴望领受的临终圣礼的宗教意义,同时也否认了老哈姆莱特的故事及其鬼魂的显现之本身的真实性。^①不仅如此,鬼魂的复仇要求背后所暗含着的为其提供代祷的愿望也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宗教改革者宣称,尽管生者带着善意为死者祷告,但是这种祷告本身却不能够为死者带来任何益处。其理由是,炼狱并不存在,亡魂的归宿不是天国就是地狱;前者已经得救,无须生者为其祷告;后者根本没有救赎的希望,生者同样没有必要为其祷告。^②

除了老哈姆莱特之外,《哈姆莱特》中的其他悲剧人物也遭遇了类似的结局,即他们不但死于非命,而且被剥夺了享有旨在纪念死者并帮助其亡魂减轻痛苦的天主教仪式的权利。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世界中,生者对死者的纪念由葬礼拉开序幕。完备的葬礼过程包括:在举行葬礼的前夜为死者做晚祷;第二天为死者做晨祷和追思弥撒。这些仪式被认为具有减轻亡魂在炼狱中所遭受的折磨的功效,它们常常在一个月之后被重复举行。^③此外,在死者去世一周年之际,生者通常还将为其重新举行葬礼仪式。^④霍勒兰指出,在《哈姆莱特》中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包括波洛涅斯、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等在内的主要人物皆死去了;此外,根据相关台词的提示,他们皆未能按照完整而得体的仪式被安葬。^⑤例如令雷欧提斯悲愤填膺的是,他的父

① 详见 James S. Baumlin, *Theologies of Language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p.58.

② 详见 David Scott Kastan, *A Will to Believe: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pp.127-128.

③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p.18-19.

④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p.20-21.

⑤ 详见 James V. Holleran, "Maimed Funeral Rites in *Hamlet*," in Sandra L. Williamson,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13, Gale Research Inc., 1991, p.268.

亲“死得这样不明不白，他的下葬又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他的尸体上没有一些战士的荣饰，也不曾为他举行一些哀祭的仪式”（四幕五场）。此外，其不幸溺水身亡的妹妹奥菲利娅也同样未能享有完整的葬礼仪式。雷欧提斯绝望地哀求主持葬礼的神职人员：“难道不能再有其他的仪式了吗？”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她的葬礼已经超过了她所应得的名分。……倘不是因为我们迫于权力，……我们不但不应该为她念祷告，并且还要用砖瓦碎石丢在她的坟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允许给她处女的葬礼，用花圈盖在她的身上，替她散播鲜花，鸣钟送她入土，这还不够吗？”“不能再有其他的仪式了；要是我们为她奏安魂曲，……那就要褻渎了教规。”（五幕一场）很显然，雷欧提斯希望神职人员为其妹妹举行完整的天主教葬礼仪式，因为诸如为死者念祷告、鸣钟以及奏安魂曲等皆是天主教葬礼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旨在纪念死者并为其亡魂提供帮助的葬礼仪式却招致英国宗教改革者的质疑和否定，他们主张摒弃天主教葬礼中诸多旨在帮助亡魂早日从炼狱中被释放出来的仪式细节。例如米德尔顿主教(Bishop Middleton)在1583年巡视了其管辖的教区之后，下令废除当时仍然被该教区中的一些牧师和民众所沿用的传统天主教葬礼习俗。他命令人们不得在葬礼上供奉祭品、不得在屋内或在去教堂的路上为死者祷告以及不得在葬礼上鸣钟，等等。^①《哈姆莱特》中的奥菲利娅在死后被禁止享有完整的天主教葬礼仪式的不幸遭遇折射出这种仪式自身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所面临的没落结局。当为奥菲利娅举行完整的葬礼仪式的请求遭到拒绝后，雷欧提斯愤怒地斥责主持葬礼的教士。格林布拉特指出，雷欧提斯与教士在葬礼上的这场争执反映出贯穿全剧的一种现象：一切关乎寄托哀思、减轻个人与集体的焦虑的传统仪式已遭破坏。^②当然，这种现象也体现在老哈姆莱特在临死前被剥夺领受终傅的悲剧命运之中。霍勒兰也指出，在《哈姆莱特》中，“所有传统的仪式皆以某种方式被扭曲了”^③。

《哈姆莱特》深刻地揭示出以否定炼狱教义作为前提的宗教改革运动对

①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128.

②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247.

③ James V. Holleran, "Maimed Funeral Rites in *Hamlet*," p.268.

传统天主教仪式和习俗的破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既定关系模式的全面颠覆。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世界中,炼狱教义为生者规定了记念死者的基本神学原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对炼狱教义的否定不但意味着生者对死者的忘却,而且割断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①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天主教文化语境中,死者的亡魂会向生者呼求帮助,而生者则可以通过代祷的方式慰藉死者;此外,在努力进入天国的过程中,生者与死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图景中,生者可以直接对死者说话,因为死者并未真正离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者依然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这种存在藉着生者为死者所做的祷告和弥撒而得以维系。然而宗教改革者却有意让死者沉默,并使之远离生者;其对关乎死者的传统天主教仪式及习俗的激进改革导致生者不能再与死者直接说话,因为它们此时已经真正成为处于人类触及范围之外的逝者,即便是生者的祷告也无法对之产生任何影响。^②当生者与死者之间已经无法继续对话时,无怪乎《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会显得如此的沉默寡言。面对近乎处于失语状态的鬼魂,霍拉旭急切地催促它:“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一幕一场)然而它依旧一言不发地默然离去。

诚然如宗教改革者所言,炼狱教义以及相关仪式和习俗不仅缺少《圣经》依据,也导致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日趋腐化堕落;然而尽管如此,源于此教义的仪式和习俗却仍旧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生活中成功地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关乎炼狱中的亡魂的仪式和习俗触及存在于人类天性中的对于逝去的亲人的眷念挚情;这些仪式和习俗既为生者提供了寄托哀思的途径,同时满足了生者内心深处的潜在愿望,即将来在他们自己故去之后他们同样可以继续拥有世上亲友的想念与关爱。正因为如此,中世纪晚期的大多数欧洲人愿意向教会支付高昂的费用来尽自己对逝者的代祷义

①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4.

② 详见 Huston Diehl, *Staging Reform, Reforming the Stage: Protestantism and Popular Theat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2-123.

务。一些中世纪晚期的虔诚的作者们往往用亲情来劝诫生者重视对死者的代祷，他们用最富情感的语言将其笔下那些被囚禁在炼狱中的亡魂们描述为父亲们、母亲们、丈夫们以及妻子们，等等；这些亡魂恳求活着的亲属怜悯并帮助他们减轻其在炼狱中所忍受的酷刑的煎熬。^① 与此相类似，《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形象的艺术魅力之一正体现为它在情感方面的感染力。在提出被纪念的要求之前，此鬼魂先是向哈姆莱特暗示它在炼狱中所忍受的刑罚是如何的可怕，紧接着便以人类天性中的父子情义来赢得哈姆莱特的同情：“要是你曾经爱过你的父亲——”“要是你有天性之情”（一幕五场）。

英国的天主教人士在与新教徒论敌辩论时往往也会采取类似的策略来为炼狱的存在以及相关的代祷习俗进行辩护。例如，针对英国新教徒人士对炼狱教义的攻击，著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后来因为拒绝放弃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信仰的忠诚而被亨利八世处以极刑的托马斯·莫尔于1529年写下《亡魂的恳求》(*The Supplication of Souls*)一书。与中世纪的作者们一样，莫尔在该书中主要借助于人类的情感(尤其是亲情和友情)来赢得读者对其笔下的亡魂的代祷请求的同情。全书以在炼狱之火中忍受煎熬的死者们的口吻写成，它们最大的痛苦不是源自它们所遭遇的死亡或炼狱中的折磨，而是它们正在被生者遗忘。它们曾经能够藉着有德之士的祷告、神职人员所提供的每日的弥撒以及其他形式的代祷来获得慰藉，然而如今这些安慰和帮助即将消失，因为某些蛊惑人心的人(暗指新教徒论敌)散布了旨在使生者对炼狱的存在以及教会为死者所做的善功的功效产生怀疑的谣言。^② 莫尔笔下的亡魂与《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其中的一些亡魂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妻子在自己故去之后很快就变成荡妇，她们将曾经如此深爱她们并给她们留下丰厚遗产的丈夫抛之脑后，并且背弃自己所立下的不再嫁人的誓言，与其新欢寻欢作乐。^③ 老哈姆莱特的遭遇与此十分相似，哈姆莱特悲叹父亲“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那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

①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37。

②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37。

③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46。

让天风吹痛她的脸庞。……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它们的红肿，她就嫁了人了”（一幕五场）。面对生者对死者的淡忘，莫尔笔下的亡魂大声疾呼，声称它们拥有被纪念和为其举行相关仪式的权利。为了感化冷漠的生者，亡魂反复向其强调彼此之间的亲情纽带：“我们那边的妻子们，记着你们这里的丈夫；我们那边的孩子们，记着你们这里的父母；我们那边的父母们，记着你们这里的孩子；我们那边的丈夫们，记着你们这里的妻子。”^①如前所述，《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也试图以父子间的亲情来感动哈姆莱特并恳求他记着自己。莫尔通过其笔下的亡魂之口表明，为死者提供的代祷以维护人类亲情的方式来确保每一代的逝者都能够长久地被生者所纪念。莫尔由此指责否定炼狱教义并破坏为死者代祷的传统习俗的新教徒论敌们是没有信仰、缺少人类天性之善的一类人。^②在莫尔看来，新教徒的异端观点破坏了由生者和死者所共同组成的一个互助互爱的人类共同体；剩下的将是一个愚昧无知的自私而贪婪的世界，其中的每一代人都将被与上一代人切断关联。^③显而易见，与莫尔笔下的亡魂一样，《哈姆莱特》中的鬼魂所面临的是一个背离天主教传统的世界，一个力图割断死者与生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并将其从生者的生存领域中驱逐出去的新教世界。

二

如果说导致莫尔笔下的亡魂陷入不幸境遇的元凶是否定炼狱之存在的英国新教徒人士，那么酿造老哈姆莱特的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则是丹麦的新任国王、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哈姆莱特》通过克劳狄斯这一人物形象强化了在其复仇情节的背后所隐含的内在主题——揭示英国的宗教改革对相关天主教仪式和习俗的破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既定关系模式的全面颠覆。一些学者指出克劳狄斯的言语带有新教色彩，这

① 转引自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48.

②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37.

③ 详见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44.

尤其体现在其关于如何哀悼死者的言论之中。例如格林布拉特声称,在该剧中,致使传统天主教仪式遭破坏的祸根是克劳狄斯;此外,他“不仅篡夺了王位,也窜用了新教徒的哀悼语言”^①。对此卡斯坦也抱有类似见解。^② 我们无法确知,在克劳狄斯的统治下,老哈姆莱特的葬礼是否符合天主教仪式的相关要求;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克劳狄斯与其臣民对老哈姆莱特的哀悼时间远远短于传统的服丧期,以至于哈姆莱特不无心酸地讥讽道:“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一幕二场)克劳狄斯宣称,对于老哈姆莱特的死亡,生者“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一幕二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新教徒神学家同样主张生者对死者应该表示有节制的哀悼,排斥天主教徒谨守漫长的哀悼期的哀悼习俗,并认为对死者的过度哀悼源自宗教信仰上的不虔诚和愚昧无知。例如霍德斯顿(Henry Hoddesdon)在其1606年的著作中论及对死者的哀悼时指出,“那些过分悲伤的人”是不相信天国与复活教义的人,他们追随着“没有希望的异教徒的习俗”。^③ 在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的一幕五场中,当奥丽维娅因为哥哥的死亡而悲伤时,小丑以新教徒的口吻嘲笑她的愚蠢:“你哥哥的灵魂既然在天上,为什么要悲伤呢?”当克劳狄斯看见哈姆莱特陷入丧父的伤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时,他以类似的论调向侄儿指出,对死者的过度哀悼既是对上帝的不敬,也是对常理的违背。“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一幕二场)就连王后也以新教徒的口吻劝说儿子:“好哈姆莱特,脱下你的黑衣,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生存的空间踏进了永久的宁静。”哈姆莱特则回答说:“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勉强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

①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148.

② 详见 David Scott Kastan, *A Will to Believe: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pp.124-125.

③ 详见 William R. Elton, *King Lear and the Gods*, San Marino, Californi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nd Art Gallery, 1966, p.255.

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脸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一幕二场)很显然,哈姆莱特对父亲的死亡所表现出的悲伤情绪已经超出英国宗教改革者所允许的程度。例如普莱费尔(Thomas Playfere)认为,既然得救的逝者在天国身穿象征胜利的白袍享受永福,那么生者就没有必要身着象征悲伤的黑色丧服为其过分悲哀;死亡的必然性和永生的应许这二者皆反对无节制的哀悼,它乃是不相信上帝之救赎的承诺的表现。^①

总之,鬼魂所返回的世界是一个新教王国,其统治者正是剥夺了老哈姆莱特领受临终圣礼的权力的新教徒克劳狄斯。不仅如此,就连身为已故国王之子的哈姆莱特本人也受到新教文化的浸染。作为生活于9世纪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居然在德国的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读书,在此莎士比亚似乎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现实世界中的威登堡大学建立于1502年,德国宗教改革领袖路德于1508年来该校任神学教授,后来又以这里为主要阵地领导德国民众走上与罗马教皇相抗衡的宗教改革之路。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人看来,威登堡大学的声誉主要源自路德的宗教改革事业,该校的教育内容也被等同于路德宗。^② 莎士比亚让其笔下的中世纪悲剧主人公在建成于16世纪的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这显然是暗示哈姆莱特思想观念中的新教背景。哈姆莱特的气质中的确存在受宗教改革影响的痕迹,例如他的大段自我审视似的经典独白与新教徒的自我反省似的忏悔独白如出一辙。在宗教改革者废除天主教的忏悔礼之后,神职人员在忏悔者与上帝之间所担任的中介角色也随之终止,忏悔成为忏悔者将自己交付给内在的自我去审视的反省过程。戴尔指出,哈姆莱特在独白中“对其自身动机与行为的拷问似的无情分析明显表现出新教徒的思维习惯”^③。除了自我省察似的内倾型性格特征之外,哈姆莱特的怀疑主义、对罪的敏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忧郁等也皆与路德

① 详见 David Scott Kastan, *A Will to Believe: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p.125.

② 详见 David Scott Kastan, *A Will to Believe: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pp.134-135.

③ Huston Diehl, *Staging Reform, Reforming the Stage: Protestantism and Popular Theat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90.

和对路德产生较大影响的使徒保罗等人十分相似。^①

由于宗教改革者不主张对死者过度哀悼,尤其反对为死者提供代祷,故而死者在新教世界中丧失了其在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社会中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宗教改革者严格确立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致使后者不可能重返人间并向生者显现,从而将死者从生者的生存空间中彻底驱逐出去。所谓亡魂向生者显现的说法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新教徒人士视为与《圣经》不相符合的天主教徒的迷信;^②许多的相关见证被归因为目睹者本人的胆怯、幻觉、想象和病态,等等。^③这一观念也体现在该时期的英国戏剧文学中。例如尽管在剧作家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布西·德·安博瓦兹的复仇》(*The Revenge of Bussy D'Ambois*)以及图尔尼尔(Cyril Tourneur)的《无神论者的悲剧》(*The Atheist's Tragedie*)等作品中出现了重返人间的鬼魂形象,然而它们却被剧中的新教徒人士贬斥为纯属虚构的无稽之谈。^④同样,与哈姆莱特同在威登堡大学接受新教教育的霍拉斯将马西勒斯等人所目睹的鬼魂解释为他们脑中的幻想。此外,王后也将哈姆莱特在其寝宫中所目睹的鬼魂理解为“这是你脑中虚构的意象;一个人在心神恍惚的状态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幻妄的错觉”(三幕四场)。在新教徒看来,炼狱并不存在,逝者的灵魂或是在天堂,或是在地狱,但绝不可能重现世间;魔鬼撒旦有时则会“显现为某位已故亲属的亡灵,以便向生者进行邪恶的教唆”^⑤。哈姆莱特在初次目睹鬼魂的显现时,断定它不是来自天国就是来自地狱,但丝毫没有提及它有可能来自炼狱。“不管你是一个善良的灵魂或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了天上的和风或是地狱中的罡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一幕四场)哈姆莱特后来在其独白中怀疑该鬼魂“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

① 详见 Huston Diehl, *Staging Reform, Reforming the Stage: Protestantism and Popular Theat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82.

②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p.245-247.

③ 详见 Peter Marshall, *Beliefs and the Dead in Reformation England*, p.250.

④ Robert Rentoul Reed, Jr.,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 Two Dramatic Traditions," in Michael Magoulias ed.,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vol.29, Gale Research Inc. 1996, pp.59-60.

⑤ Paul H. Kocher,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9, pp.124-125.